

“南竺”俩字,一直感觉比较特别,它有些像佛教中天竺的意思。第一次知道此名,还特意询问,是不是竹子的竹?结果不是,这个村名合起来更是非同一般,叫南竺院,隶属临沂市蒙阴县。一般的村子多叫什么村什么庄什么沟什么旺,比较接地气,南竺院这个名字还真是少见。

南竺院地形也有意思,背倚蒙阴山,前有汶河流过,另一边有东沿河,现称银麦河,标准的依山傍水。据明朝著名文学家、诗人公鼐《重修寿圣寺记》载,南竺院原名南竺园,有南北两座寺,南寺叫南竺寺,北寺叫寿圣寺(亦称关帝庙),两寺统称南竺寺,始建于唐朝。明朝崇祯年间公鼐重修寿圣寺。在公鼐所著的《向次斋稿》一书中,关于南竺寺的诗就有二十六首,可见他对南竺寺的钟爱:“云横翠殿重,林密浮图中”“竹间初月夜,簾外稍风来”……根据他的作品所述,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盛景。公鼐家族是明朝的名门望族,曾有三代帝师、父子翰林之美誉,在老家省亲、休假,用诗词记录家乡的山水、人文之美,重修寺庙等,对公鼐来说,既是一种自觉的故乡情结,也是一种热爱家乡的方式。

塔,在古寺都不鲜见,南竺寺也不例外。在公鼐的诗词中就记录了当时的雁塔:“十二楼列开玉京,分明天上落层城”,这在高层建筑稀少的古代,该是另有一番壮美景象。文人墨客慕名而来,在此登高望远、吟诗抒怀,都不在话下,只可惜现在已经毫无遗迹可查。南竺院

三轮童车忆旧趣



小区里穿行的童车常令我眼花缭乱,脚蹬的、电动的、三轮的、四轮的(汽车造型),甚至只有两个轮就能跑的电动平衡车,用形形色色、琳琅满目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。最让我吃惊的是,其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乃至更高。

不由想起40多年前给我的两个女儿买三轮童车的情景。大约1974年暮春某日,3岁多的大女儿告诉我,幼儿园有个小朋友骑着三轮车上学,让我也给她买,这可吓我一跳:“咱能跟人家比?”但架不住她成天硬泡软磨,再加上妻不住地“敲边鼓”:“给孩子买个吧,其实挺合算,老大骑过老二骑!”我便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花13.5元,买了一辆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难得一见的童三轮。时值5月末,我把这个用我10天工资(当时月薪40元)“换”来的东西作为礼物拿回了家。

大女儿倒是听话,不往幼儿园骑,但此前从未缺过课,自打有了它,就变着法儿地不想去。用“爱不释脚”来形容,恰如其分。小她一岁的二女儿颇为眼馋,在刚刚勉强能用脚尖儿“拔拉”脚蹬子的时候,便常有二人相争或轮番上位的事儿。有一次我与妻带她俩到公园拍照,围观者之中有一男孩在其母胸前缠磨,看样子也要买,那女人问我得花多少钱,她听了直咂舌。妻叫俩孩子让给小弟弟过过瘾,老二说啥不下车,场面挺尴尬。多年后回忆起来,我还说她:“有个词儿叫‘小人得志’,你当时是‘小人得车’!”

我常骑着自行车陪她俩在体育场绕圈,车轮的旋转伴随着年轮的增长,从够不着脚蹬子直到骑在上面如同坐小板凳。终于有一天,连她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坐在上面,才把这个看似简陋却很结实的三轮童车送人了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南竺院前树可夸

□ 宋增芬

村中三个高大、形状像古墓的土丘,俗称“三山子”,它们不远不近地并排着。传说这下面就是古墓,最多的传说是刘洪的墓地在此。“算圣”刘洪是东汉末年泰山郡蒙阴(今山东省蒙阴县)人,他所创建的“乾象历”是我国第一部传世的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历法,为后世历法工作者所尊崇、宗法,他还发明了著名的珠算。后人为纪念他,特地在“三山子”之一的小山上修建了刘洪公园。

关于南寺和北寺的诗词记录有很多,佳句也数不胜数,但我对“扫石敲石响,穿林度梵

音”这两句的意境情有独钟。寺中得是多么安静,连清扫院中石板的轻微响声都听得到。从竹林中静静穿行,竹叶声声如梵音一般,让人宁静、彻悟。在翠竹满院的寺中修行,不需要什么教诲,单是这些自然之音,也会收获和领悟很多呢!

南竺院的银杏树非同寻常。“人知蒙山楔上石生茶,而不知寿圣寺前树可夸”,这是明代诗人王文翰《树歌行》的一句,这首诗就是专门吟诵南竺院银杏树的。在唐朝,这里是一处静修之地——寿圣寺,当年的烟火是否兴旺,有多少人来人往,现已不得而知,但是有一个僧人明深,他在这里种植了几棵银杏树,到了明代的时候,已经有“何至五丈围困”的模樣了。

我眼前的银杏树孤独地坐落在蒙阴街道南竺院村的中间,银杏树周围全是农户,房子围绕大树而建,红砖、黑砖、青石各色建筑都有,就在这些建筑中间,一棵参天大树傲然耸立着。大树上系着红丝带,根系部分用石头垒砌出近半米高的圆形树坛,树坛外沿是青石垒成,十分坚固。用树坛的泥土围住树根,保护根系,又可避免水土流失,这是保护古树的措施之一。四下望去,视线内只有这一棵,传说中的第二棵古银杏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“果珍桃李滋其类,贵银杏,藩篱深处成蹊径。”此刻我没有看到银杏果,只能靠幻想与诗人的意境契合一下了。

明代嘉靖年间,在这棵银杏树东南50米处有块碑碣,曾把王文翰《树歌行》全文刻在

上面。明代文学家公鼐也曾为南竺院的寺院作诗:“晚霞挂重塔,微月碧殿空。林壑松桧响,十里闻秋风。”可见此寺曾是文人墨客喜欢寻访之地。这座建于唐代的圣寿寺,历经明代,在清代失修,又经历各种战乱之后,现已毁坏无存。圣寿寺没有了,但是王文翰的诗还是流传下来,在数百年前他就惊奇:“唯有树精和木怪,花神与果妖,或遇仙丹指点惊凡器。”他大概想不到,在一千多年之后,我们仍然可以站在老银杏树下,默默地遥想当年事。感谢这棵古树的存在,让我们可以和王文翰老先生一起隔空吟唱:“不为造化所围管,任渠变态歌维乔。”

前些年南寺重建了,当时的盛况也是空前的,好多村民和敬佛礼佛人士纷纷前往,据说场面热闹非凡,因为已经没有古迹可寻,我便失了兴趣,一直不曾光顾过,倒是没有重修的寿圣寺遗址,吸引我去了好几次。寿圣寺至少还有块姿势歪斜、字迹不清的古碑,那石碑的年代还有待考证,可以无疑的就是那棵老而不衰的古银杏树,傲立千年,无视岁月和朝代的更迭,努力地生长,默默地见证人世间的沧桑变幻。如果银杏树能说话,它讲述的故事会长达几年?如果银杏树能写字,它写下的史记将是空前的,连司马迁也会自叹不如。

由此可见,历史的见证者不是史书的写作者、不是传承者,而是这些年代久远的古建筑、古银杏,它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见证和记录历史,让后人感激和铭记。

【旧时光】

老井西潭与寒泉

□ 王淼

古城里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老井,这些老井或在闹市,或在街角,井口或方,或圆,不仅形状各异,而且大小不一。经过岁月的积淀,那些嵌在老井边的石头,已然被打磨得光鉴照人,还有很多,甚至留下了被井绳磨出的、密密麻麻的深深印痕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,古城里尚没有压水井和拉水井,当然更谈不上有自来水了。一般家庭用水的来源,一是自己去甜水井挑水,二是靠水挑子和木水车送水。去甜水井挑水,首先需要自备水桶、井绳、木挑子等一应工具。挑水既是一件体力活,又是一件技术活,前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臂力,后者则需要掌握前后水桶的平衡,尤其使用井绳翻桶取水的技巧,更是让一般的生手望而却步,倘若一不留神,水桶掉进井内,打捞起来就非常麻烦。所以,尽管我家的生活条件一般,但唯一的劳力只有爸爸一人,他又没有多少空闲的时间可以去挑水,只能选择花钱雇人送水吃用,除非万不得已,也就不会轻易考验爸爸挑水的技术了。

我家配有两个很大的水缸,一个存甜水,日常食用,一个存苦水,日常刷洗。这两个水缸都放在厨房里,我和姐姐、妹妹常常在那里,轮流帮着奶奶拉风箱。古城里的水挑子也同样分为两种,一种是专挑甜水的“甜水挑”,一种是专挑苦水的“苦水挑”。“甜水挑”好像是五分钱一挑,“苦水挑”减半,价钱介于二分与三分之间。这些送水者基本上都是靠苦力吃饭的平民阶层,稍微高级一点的,也不过是配备一辆用来拉水的木水车。这种木水车可谓水挑子的升级版,一次能够拉够多家多户的用水,可以节省很多劳动力,即便是区区一辆木水车,也不是所有的送水者都能够配备的。送水者生活的困顿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据说古城曾经有两口时间长达数百年的古井,它们取了两个充满古意的名字:西潭、寒泉——前者位于西门外的堤口处,后者位于南关吕仙堂附近的仙人桥畔,均是古城著名的甜水井。到我的童年时代,这两口古井早已不存了,我个人比较熟悉的,一个是位于张家牌坊旁边的那口老井,另一个是井道街的那口老井。它们都与我童年的记忆密切相关,张家牌坊旁边的那口老井,与我家老宅近在咫尺,我常常在那里看乡邻汲水、闲话;井道街的那口老井,就在我最要好的同学家附近,每次经过那里,我总能看见同学的妈妈在那里汲水、洗衣。它们构成了我童年生活的温馨画面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古城里的老井似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。连同老井一同消失的,还有那些栽种在井边的,有着数十乃至近百年树龄的梧桐树和槐树——直到某天,我在春夜里行走,却再也看不到井边的男人和女人,再也闻不到梧桐花和洋槐花的香味了,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。作家王开岭曾经说过:“有了井,家才有据点,生命才有了地址。”“井,代替江河,聚拢着人气和城乡繁荣;井之多寡,决定了社会容积和人丁数量。”那么,消失了井的社会呢?家,是否还有据点?生命,是否还有地址?我无法想象,也不敢想象。

这个时代,多的是落井下石,缺的是饮水思源。

【风物】

听蝉歌

□ 崔希芳

鲁北老家的蝉分三种,按体形排列有大中小之分,按出世时间又是小中大之序。

进入夏季,小蝉最小但出世最早,当地人称它“麦哨子”,芒种时节正为它的活跃期。此蝉个头如拇指肚大小,遍体呈灰色,这种蝉数量少,因个头限制,叫声自然也就细小如口哨,充其量不过就是个草根歌手的水准。它唱得单调通俗,是一个连贯不停的“吃”字。它的到来会告诉那些下种后苦苦等了几个月的农家人一个好消息,麦子喜获丰收,可以有香饽饽吃了。

相隔月余,中蝉出来了,我们地盘的人叫它“知了”。这种蝉长得如蝈蝈长短,身条细长婀娜,是蝉家族的美人儿。这种美蝉数量比小蝉还少,属稀有珍贵品种,叫声和它的秀丽长相一样婉转动听,唱的是民歌,花腔高调是“到了”的音韵,它提醒勤劳朴实的人们,啃着大白馍馍的同时也该“锄禾日当午”了。

基本中蝉欢叫的同时,大蝉像戏台上演的大将军一样,着一身威武的披挂出场了,大蝉形如小蝉,但有小蝉的几倍大,我们喊它为“老哨子”,它发出的是“喜”字的拖长加重音。它身大力不亏,那嗓子喊得高亢有力,是绝佳的美声,送给勤劳的人们生息的美妙与欢喜。

每当这时,唐朝诗人虞世南写的五绝《蝉》读起来就非常亲切了:垂绥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,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我爱蝉,爱它悠扬动听无拘无束的歌,爱它不畏炎热为人们贡献快乐和希望,如谁愿听个尽情尽兴,你可驻足多听个时辰。但蝉也如那含羞的古代仕女,靠它太近了它是不怎么赞成的,见了你它会停止歌唱,如你不知趣还想再走近,它就会认为你不怀好意,它会抗议般向你尖叫一声,便猛地展翅飞去。

盛夏的鲁北平原上,广袤的大地真是热闹之极,高低树枝上高低音混杂,到处是歌的海洋。只有这时辛勤劳作的农人才会卸去累的疲惫,驱走热的烦躁,忘了愁的苦恼。日月里有蝉们掺入,老百姓身上意气风发,脸上鲜艳光彩。蝉歌的海洋里有农村深远而响亮、热烈而亢奋的命途符号。



【风物】

听蝉歌

□ 崔希芳

鲁北老家的蝉分三种,按体形排列有大中小之分,按出世时间又是小中大之序。

进入夏季,小蝉最小但出世最早,当地人称它“麦哨子”,芒种时节正为它的活跃期。此蝉个头如拇指肚大小,遍体呈灰色,这种蝉数量少,因个头限制,叫声自然也就细小如口哨,充其量不过就是个草根歌手的水准。它唱得单调通俗,是一个连贯不停的“吃”字。它的到来会告诉那些下种后苦苦等了几个月的农家人一个好消息,麦子喜获丰收,可以有香饽饽吃了。

相隔月余,中蝉出来了,我们地盘的人叫它“知了”。这种蝉长得如蝈蝈长短,身条细长婀娜,是蝉家族的美人儿。这种美蝉数量比小蝉还少,属稀有珍贵品种,叫声和它的秀丽长相一样婉转动听,唱的是民歌,花腔高调是“到了”的音韵,它提醒勤劳朴实的人们,啃着大白馍馍的同时也该“锄禾日当午”了。

基本中蝉欢叫的同时,大蝉像戏台上演的大将军一样,着一身威武的披挂出场了,大蝉形如小蝉,但有小蝉的几倍大,我们喊它为“老哨子”,它发出的是“喜”字的拖长加重音。它身大力不亏,那嗓子喊得高亢有力,是绝佳的美声,送给勤劳的人们生息的美妙与欢喜。

每当这时,唐朝诗人虞世南写的五绝《蝉》读起来就非常亲切了:垂绥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,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我爱蝉,爱它悠扬动听无拘无束的歌,爱它不畏炎热为人们贡献快乐和希望,如谁愿听个尽情尽兴,你可驻足多听个时辰。但蝉也如那含羞的古代仕女,靠它太近了它是不怎么赞成的,见了你它会停止歌唱,如你不知趣还想再走近,它就会认为你不怀好意,它会抗议般向你尖叫一声,便猛地展翅飞去。

盛夏的鲁北平原上,广袤的大地真是热闹之极,高低树枝上高低音混杂,到处是歌的海洋。只有这时辛勤劳作的农人才会卸去累的疲惫,驱走热的烦躁,忘了愁的苦恼。日月里有蝉们掺入,老百姓身上意气风发,脸上鲜艳光彩。蝉歌的海洋里有农村深远而响亮、热烈而亢奋的命途符号。